

前定錄續錄
袁氏傳
述異記
古鏡記

諾皋記
離魂記
續齊諧記
枕中記

蔣子文傳
三水小牘
還冤記
龍城錄

上冊



離

魂

記

陳元祐 撰

中
華
書
局

離魂記

唐 陳元祐撰

天授三年，清河張鑑，因官家於衡州，性簡靜，寡交，
子有二女，其長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絕倫，鑑外甥太原
王宙，幼聰悟，美容範，鑑常器重，每曰：「他時當以倩娘妻
之後，各長成。」宙與倩娘常私感想於寤寐，家人莫知其
狀。後有賓僚之選者，求之，鑑許焉。女聞而鬱抑，宙亦深
悲恨，託以當調，請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遺之。宙陰悲
慟，決別上船，日暮至山郭數里，夜方半，宙不寐，忽聞岸

上有一人行聲甚速，須臾至船，問之乃倩娘。徒行跣足而至，宙驚喜發狂，執手問其從來。泣曰：君厚意如此，寢相感，今將奪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將殺身奉報。是以亡命來奔，宙非意所望，欣躍特甚。遂匿倩娘於船，連夜遁去，倍道兼行，數月至蜀。凡五年生兩子，與鑑絕信。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負，棄大義而來奔君，向今五年，覆載之下，胡顏獨存也。宙哀之曰：將歸毋苦，遂俱歸衡州。既至，宙獨身先至鑑家，首謝其事。鑑曰：倩娘病在閨中，何其詭說也。宙曰：見在舟中。鑑

大驚，使人驗之，果見倩娘在船中，顏色怡暢，訊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異之，疾走報鑑，室中女聞，喜而起，飾粧更衣，笑而不語，出與相迎，翕然而合爲一體，其衣裳皆重，其家以事不正秘之，惟親戚間有潛知之者。」後四十年間，夫妻背喪，二男並孝廉，擢第至丞尉。

附齊推女

太和中，饒州刺史齊推女，適隴西李某，舉進士，妻方娠，留至州宅，至臨月，遷至後東園中，其夕女夢，父夫衣冠甚偉，瞋目按劍叱之曰：「此屋豈是汝腥穢之

所乎、亟移去不然、且及禍、明日告、推推素剛烈曰、吾
忝土地主、是何妖孽、能侵耶、數日、女誕育、忽見所夢
者、卽其牀、帳亂毆之、有頃、耳目口鼻皆流血而卒、父
母傷痛、女寃橫、追悔不及、遽遭告其夫、俟至而歸葬
於李族、遂於郡之西北十數里、官道權瘞之、李生在
京師、下第將歸、聞喪而往、比至饒州、妻子卒已半年
矣、李亦粗知其死、不得其終、悼恨既深、思欲冥雪、至
近郭日曉、忽於曠野見一女、形狀服飾似非村婦、李
卽心動、駐馬諦視之、乃映草樹而沒、李下馬就之、至

則直其妻也相見悲泣妻曰且無涕泣幸可復生俟君之來亦已久矣大人剛正不信鬼神身是婦女不能自訴今日相見事機較遲李曰爲之奈何女曰從此直西五里郵亭村有一老人姓田方教授村兒此九華洞中仙官也人莫之知君能至心往求或冀諧遂李乃徑訪田先生見之乃膝行而前再拜稱曰下界凡賤敢謁大仙時老人方與村童授經見李驚避曰衰朽窮骨且暮溘然耶君安有此說李再拜叩頭不已老人益難之自日晏至於夜分終不敢就坐拱

立於前，老人俛首良久曰：「足下誠懇如是，吾亦何所
隱焉？」李生卽頓首流涕，具云妻枉狀。老人曰：「吾知之
久矣，但不蚤申訴，今屋宅已敗，理之不及。吾向拒公
葺，未有計耳。然試爲足下作一處置，乃起從北出，可
行百步，餘止於桑林，長嘯，倏忽見一大府署，殿宇環
合，儀衛森然，擬於王者。田先生衣紫被纓，案而坐。左
右解官等列侍，俄傳教呼地界須臾，十數部各擁百
餘騎，前後奔馳而至。其帥皆長丈餘，眉目魁岸，羅列
於門屏之外，整衣冠，意緒倉惶，相問：「今有何事？」須臾

謁者通地界廬山神江濱神影龜神等皆趨入田先生問曰比者此州刺史女因產爲暴鬼所殺事甚冤濫爾等知否皆俯伏應曰然又問何故不爲申理又皆對曰獄訟須有其主此不見人訴無以發謫又問知賊姓名否有一人對曰是西漢鄱縣主吳芮今刺史宅是芮昔時所居至今猶恃雄豪侵占土地往往肆其暴虐人無奈何田先生曰卽追來俄頃縛吳芮至先生詰之不伏乃命追阿齊良久見李妻與吳芮庭辯食頃吳芮理屈乃曰當是產後虛弱見某驚怖

自絕非故殺也。田先生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遂令執送天曹。回謂速檢李氏壽命幾何。頃之吏云：本算更合壽三十二年，生四男三女。先生謂群官曰：李氏壽算長，若再生，議無厭伏。公等所見何如？有一吏前啟曰：東晉鄴下有十人橫死，正與此事相當。前使葛真君斷以具魂作本身，卻歸生路，飲食言語嗜慾追遊一切無異。但至壽終，不見形質耳。田先生曰：何謂具魂？吏曰：生人三魂七魄，死則散離。本無所依，今收合爲一體，以續絃膠塗之。大王當衛發遣放。

同則與本身同矣。田先生曰：善。卽顧謂李妻曰：作此處置可乎？李妻曰：幸甚。俄見一吏別領七八女人來，與李妻一類，卽推而合之。有一人持一器，藥狀似稀餲，卽於李妻身塗之。李氏妻如空中墜地，初甚迷悶。天明盡失夜來所見。惟田先生及李氏夫妻三人共。在桑林中。田先生謂齊女李生曰：相爲極力，且喜事成，便可領歸，見其親族。但言再生，慎無他說。吾亦正此逝矣。李遂同歸至州，一家驚疑，不爲之信。久之，乃知實生人也。自爾生子數人，其親表之中，頗有知者。

云他無所異但舉止輕便異於常人耳